

劇 歌 秧

# 助 互 耕 春

著 鳴 力

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助 互 耕 春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行印店書北東

# 春耕互助

(秧歌劇)

## 登場人物

老胡頭——

胡福來——老胡頭的兒子

福來媳婦

老姜頭——福來的丈人

姜興義——老姜頭的兒子

老姜太太——姜興義的媽

小鳳——老姜太太的小姑娘

徐德玉——參加互助組的青年農民

老姚太太——參加互助組的孤老

編劇  
配曲

力顧楊孫

光明

鳴潛全康

周宗滿

胡福全——互助組的組長

## 第一場

胡

〔老胡頭，中等身材，腰上繫着一個舊圍裙，戴了頂破舊的古銅色毡帽，鴨蛋形臉龐，兩眼一笑眯成兩道縫，雖然他已年近五十，却依然是那樣健壯，不露衰老的痕跡上。〕（唱一曲）  
一本皇曆巧安排，雨水一過大雁來，  
到了驚蟄烏鴉叫，清明一到把樹栽。

老頭我活了五十整，年年都要過清明，  
多少個清明都一樣，只有今年不相同。

（對內問）福來媳婦！俺們那大乳牛牽出放去了麼？

（內應）小鳳早就把牛牽出放去了。

胡

（獨白）莊稼佬，莊稼佬，我老頭當了幾十年莊稼佬，哪年也沒有今年好。（笑）哈哈！今年是  
『老牛老馬回舊圈，舊物舊財歸原主』啊，從今以後再不給人家踢門坎子了。過清明那個夾當，  
區上的工作人員下來開會演講，號召俺們插犍互助，人家那話可真說的透亮，成立『互助』，人多  
手齊，幹活快當，這點道理，哪個在外頭長年踢門坎子的不知道呢。

開罷會，俺們五家一插對，就把個互助小組給立起來了。俺們插對到一塊的，竟是親戚鄰居，熟人熟手，所以不管幹什麼活都一包在內，不分你我，有活就一齊幹，還不記工不寫賬，省了筆墨又不用找寫字先生（向觀眾）你看好不好？（大聲問）啊？

〔胡福來上。和他爹的高矮相近，但看起來却小巧得多，上着白布衫，下穿破洞的灰色西服褲子，光頭，臉色較白，心地機靈。〕

福  
爹！爹！

胡 那麼大嗓門叫爹幹什麼？你爹也沒叫狼叨去，晌午飯早吃過了，你還不上山種地去？

福 （唱二曲）叫聲爹爹你聽着，有宗心事對你告，娘廟會到眼前，我要上海走一遭。

胡 福來，我說你也不是個彪子，正忙着種地呢，你上海去幹什麼？

福 （唱二曲）想起廟會我動了心，有心要去走一程，海上買點牛毛菜，本小利大把錢掙。

胡 買賣，買賣，從前沒有地種的時節，叫你跑了兩年小買賣，你就一輩子忘不了那玩藝啦，老言古語說的好，「千買賣，萬買賣，都不如在家搬土拉塊」，眼時俺們分了四天多好地，你就給我老老實實的在家種地吧，別他媽巴子成天價買賣買賣的老不離口一心想躲懶哪！

福 看你老人家說的，你兒子是那樣好懶饞滑的人嗎？你看！（指着園子叫老胡頭來看）你看園子裏的苞米！（唱二曲）

去年的收成不太好，眼看苞米吃完了，  
種地打糧要到秋，哪趕做點買賣好。

胡 可不是，國子底已經朝上了，這點苞米頂多再够吃十來天，作點買賣倒是來錢快。

福 我就是瞅準了這個節骨眼，打算趁着廟會的夾當，抓他一把，掙點錢來家好買苞米吃哪！

胡 你去了能把錢掙來家嗎？不能賠了？

福 南面的牛毛菜賣三千六一斤，這邊至少能賣四千，弄他百（兒）八十斤的過來，掙錢買點苞米，

胡 怎麼也接救個十來八天的。

福 若能弄點苞米來接救幾天，那趕情好，可是哪來這麼多本錢呵？

胡 去找我大姑爺啊，他在海上專門搗動海貨，只要他吱個聲，賒個百兒八十斤牛毛菜是不用犯愁。

福 行倒行，可就是人家……

胡 你看，又不用本，空手摸白魚，這一把要是不抓那才叫彪呢？

福 那就去走一趟吧。

胡 （對內叫媳婦）嚶！你把帽子給我拿來！

媳 給！〔福來媳婦拿了一個小沿的破禮帽，並拿了一把鋤頭上〕

福 給！〔福來接了帽子〕給！（她又把鋤頭遞過來，但福來不接）給！快去吧！他們八成早就上山

媳 你給我那玩藝幹什麼？

福 你不是上山種地去嗎？

福 老娘們心眼真笨！

媳 那麼你是……

福 你少管老爺們的事，爹！我走了，明天就趕回來。（走了兩步又轉回）可是我這一走，回頭互助組的人來問，可不能說我辦貨去了啊！（作推自行車的姿勢）就是我丈人問起來，也不能告訴他真情實話。

（唱二曲）

自行車用腳踩，一蹬一蹬跑的快，急急忙忙往前走，上海去買牛毛菜。（推車下）

胡 福來媳婦！回頭你娘家爹若是問道你男人上那場去了你怎麼說？

媳 怎麼說？做買賣去了唄！

胡 咻！種地的時候大傢伙都得下地，誰也不許幹別的，這是俺們互助組的條例，你若說你男人跑買賣去了，那俺們不就犯條例了嗎？

媳 把自己的活揀給別人，叫別人吃虧，自己佔便宜，那本來就犯了互助組的條例了麼！

胡 再說那條例是你公公我親嘴在互助組上提倡的，你男人的事若是叫別人知道了，那我不成了說話不算話，打自己的嘴巴子嗎？

媳 知道缺理，怎麼還叫你兒子去跑買賣呢，真缺德！！

胡 他媽巴子你這個媳婦真彪，當着老公公能這麼講話嗎，雜種！你給我滾後屋待着去！（媳慌張下）

胡 （對內高聲）你別尋思互助組裏有你娘家人，你就相情他們說話，你來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了，



你男人出去跑買賣，掙錢回來買苞米你不咬嗎！真他媽胳膊肘朝外拐，吃裏爬外，不是好老娘們，我非揍你不可，（脫了鞋，拿在手中）我真想揍你一頓，你給我滾出來！（媳慌張上）

胡 （把鞋穿上，邊說邊穿）我要不看你你是個新媳婦，非叫嘗嘗我這鞋底不可！

媳 管誰問我，我不那麼說就得啦唄！

胡 那你怎麼說？

媳 我說——我就說……不知道。

胡 外頭人出門子去了，屋裏人說不知道，人家信嗎？

媳 那就說……我真不知道說甚麼好，爹！你老教給我吧！

胡 （悄聲）你就說他有病了。

媳 什麼病呢？

胡 漏腸外帶傷風。

媳 他出門在外，俺在家咒念他有病，那不嫌忌諱嗎？

胡 沒法子，爲了掙錢就講不了那個啦！你回屋去吧！今個後半晌，不該我扶犁杖，我到河沿去看看

俺們那個大乳牛放的怎麼樣了。（自語）她不給我們好好放！這幾天光幹活吃不飽，把牛瘦壞

了！唉！（二人分頭下）

## 第二場



〔周宗滿穿了個破棉襖，細長個子，瓜子臉，大眼睛，年歲三十七八，光着腳板，擰了個糞筐。上〕

周 (快板) 草發芽，地土渣，眼看「芒種」到眼前。樹換皮，人穿單，如今天下大改變，大地主他不吃香，出大力的露了臉。老周我本來有點地，均地又均了幾畝田，幾畝田。自己種，自己管，不和別人胡糾纏，互助小組我不參加，稀里胡塗我不幹，可是我只有條驢，獨木難行爲了難，爲了難。左也難，右也難，心裏暗暗打算盤，互助組有個徐德玉，俺們兩家緊相連，我若和他來插犍，犁杖牛犍都齊全，主意拿定往前走，去找德玉把話談。

〔老胡頭在外頭喊了幾聲小鳳，然後跑上〕

胡 (唱第一曲)

河邊沒有我的牛，急急忙忙往前走。(叫小鳳) 喊了聲小鳳喚聲牛！連人帶牛全沒有。

周 (唱一曲) 遠看那邊一個人，近看原來是老胡頭，剛才我看見他的牛，有心跟他說根由。

胡 (唱一曲) 原來這是周宗滿，你可看見我那牛？

周 (接唱) 老胡頭你來的巧，我果然看見那條牛。

胡 (唱) 你在那場看見牠，是在南山是北溝？

周 (接唱) 不在南來不在北，四面八方亂轉游。

胡 (白) 你既看見了我的牛，就看見了那個放牛的小鳳了吧？

周 我光看着牛了，沒看見什麼小雀小鳳的。

胡 老婆家那個小鳳，你不認識嗎？

周 唔……原來說的是你親家那個小閨女啊！見啦！不見她我還不生氣！

胡 你見她可生的什麼氣？那小閨女又精又靈，又能剗菜，又能放牛，還不比誰家的小閨女都強麼！

周 別提那又精又靈了！

胡 她怎麼的啦？

周 她可把你那大牛……我不稀說了。

胡 周宗滿，俺們兩家可不錯，你見了什麼，就該跟我實說，可別吞吞吐吐的，叫人聽了納悶！

周 那你就聽我說：（唱一曲）

小鳳那個丫頭真是巧，放牛的地場找的好，東邊那個山底下，河裏有水岸上有草。

（白）你看可不是，小孩的心眼真靈巧。

（唱）果然人小心靈巧，往裏巧來不往外巧，他自家的大牛吃好草，你那黃牛吃不着。

胡 （白）啊！光給她家的牛吃好草，讓我家的牛吃不濟的！

周 我就看見了這麼點小事，再沒有了，我得走了。

胡 （拉住周）不行，你肚子裏還有話，你得全說出來。

周 沒有啦。

胡 有，你說吧！

周 那你就聽我往下說：

(唱) 去年的收成不太好，家家牲口都缺草。放牛的小孩那樣多，甸子裏的野草那樣少。河邊的青草那樣少，牛若多了吃不飽，小鳳那孩子真機靈，光讓他家的牛吃草。

胡 (白) 我的牛，一點草也吃不著嗎？

周 那我就知道了，你放我走吧！我有急事。

胡 你有什麼急事？

周 我得趕快想法子把地種上啊！你看，我家祇有一條毛驢，到這麼暫地還沒有種上，眼看大後天就『芒種』了，這兩天若是種不上，今年不就地把地扔了嗎？再說，這兩天悶糊糊的，八成是要下雨，真要是一場大雨下來，誤了莊稼，趕明年可吃什麼呢。

胡 要打算種得快，你就聽大叔我的話，參加俺們互助小組，你那點地半天就能種上，保險誤不了。得啦！兩家養船必漏，兩家養馬必瘦，你就是說的天花亂墜，我也不參加你們的互助小組。(欲走)

胡 不參加拉倒，可是你得把剛才的話跟我說完哪！

周 那麼我說完了你千萬別上火，小鳳是小孩，你可別跟她一般見識啊！

胡 你說吧！我的牛當真一點草也吃不著嗎？

周 (唱) 吃不著草倒罷了，還把你的牛趕跑，一鞭一鞭打的狠，打的那牛滿地跑。

胡 唉呀！

周 (唱) 你那老牛餓狠了，跑去跑回奔青草，小鳳使勁用鞭打，打的老牛直掉毛。

胡

(激怒) 小鳳小鳳！我把你這個小必養的呀！(唱三曲)

聽罷了周宗滿講說一遍，

一股火冲上頭心似油煎，

罵一聲小丫頭心眼太壞，

罵一聲小丫頭做事太偏。

我老頭一輩子沒養過牛，

到而今翻了身才把牛拴，

牛挨餓我心痛火花上冒，

蹀躞腳去找你來把賬算。

周

(拉住胡) 老胡大叔！你可別火！

〔胡一掙跑下〕

周

(白) 互助組「糊塗組」，我早就說那玩藝不行，三心二意非打吵子不可，他們偏不信服我，你看這回還是我的話應驗了吧。

(外小鳳哭聲)：媽！媽！他打我啦！

(外胡聲)：小必養的，叫你嚕嚕我的老拳頭。

(接着又是小鳳的哭叫聲)

周 老頭和小丫頭打起架來了，這倒也不錯，可是小鳳的媽不是個好惹的，老胡頭……(着急) 他若

把小孩打壞了，以後我這傳話的，還得擔過呢！哎呀！這可怎麼整？哎呀！這可怎麼整？（想了一下）有了（跑圈）（緊張）（唱一曲）有了有了有了，我上胡家把信報，以後沒有我的錯，阿彌陀佛好好好。

（叫）：福來媳婦！你公公打你娘家妹妹了（下）

### 第三場

媳

〔福來媳婦急上〕

（唱二曲）

周宗滿來把信送，說我公公打小鳳，

白鬍子老頭打小孩，真是少見這事情。（往前跑）

（唱二曲）

我妹妹今年才十三，是俺媽的寶貝蛋，

假若公公打壞了她，媽媽知道可要麻煩。（急下）

〔老牛嗚的叫了兩聲，老胡頭氣喘吁吁的牽牛鏟上〕

胡

（作牽牛的動作）

（唱一曲）

小鳳打牛我打她，打的那丫頭直叫媽，

你媽在家聽不見，我又給你個大耳瓜。

〔牛叫〕老牛老牛你別叫，等會我去把草刨，刨回草根儘你咬，一定叫你咬個飽。

〔牛又痛楚的叫了兩聲〕

老牛老牛你別叫，我有話來你是聽，鞭子打在你身上，就跟打我一樣痛。

〔牛又叫〕

叫一聲來又一聲，嗚叭畜牲通人情，一步一步往前趕，福來媳婦面前迎。

〔福來媳婦迎上〕

爹爹是你把小鳳……

胡媳 〔搶接〕啊啊！你那妹姪和你媽一樣，心眼真疙古，叫她放牛，她光放你媽家那條，把俺們這條牛打的滿處亂躡吃不着草！

媳 這麼齊她還在河沿上嗎？

胡媳 我沒看見她呀！

媳 你沒看見她？

胡媳 可不是唄！

〔翁媳兩人邊說邊向家裏走〕

胡媳 噢！不是你打她了麼？怎說沒看見？

胡媳 是誰那麼胡說呀！我這麼大老頭子能和她那小孩子一般兒識麼！她就是有點不濟的地場我也不能

打她呀！（到家）

〔外小鳳哭聲〕

（外老姜太太聲）：哭什麼，走！跟我問問他去！問問他去！

〔老胡頭一聽見老姜太太的吵聲，便想要溜，急忙拴牛，作拴牛動作〕

〔老姜太太拉小鳳上〕

媳 媽！怎麼啦？（迎上前去）

（老胡頭見來勢不對，便靈機一動，抽身回到後屋裏去了。）

太 你看你妹妹腦袋上的大包！

媳 哎呀！這是拿什麼打的？

太 你那個老該死的公公躲到那場喀啦？

媳 那個彪老頭子見你一來就躲到後屋去了。（對鳳）他這是拿什麼打的呀？

鳳 （哭着）拳頭（以手作式）他說，揍死你這個小屁養的！（抱着姐姐哭）姐姐！

太 （兩手叉腰，站在門外叫陣）親家！親家！你出來！（內無應聲）你貓起來我就跟你完了麼，好

漢作事好漢當，你是有尿小子出來跟我試巴試巴！

胡 （畏畏縮縮地探出頭來看了看，然後裝着不知道，故意的說）誰家老娘們在我門口吱哇亂叫喊？

啊？！

太 你給我爬出來！



（老胡頭走了出來，咳嗽了兩聲壯壯膽子）

胡 啊啊！原來是親家母來啦！我正要找你去呢！（越說越快不給對方留個插嘴的空兒）

看你那小鳳把我的大牛打的混身上下竟是鞭花，兩耳流血，糟巴的不像個牛樣了……

太 看你把我的閨女……

胡 （搶接）看你的閨女把我那大牛餓的，她光叫你家的牛吃草，光看你自家那牛，把我的牛打的滿

地亂跑，興這樣放牛嗎？俺們互助組不是坐起根就說好了叫小鳳給大家夥看牛麼？

太 叫小鳳給大家夥看牛，可沒叫你打她呀！你這麼大老頭子跟吃屎的孩子一般見識，你還要臉

不？

胡 你說你要臉不？你滿嘴胡說，誰見我打你的閨女了，打哪啦？

鳳 打哪啦！打這啦！（按自己的頭）

太 （把小鳳拉到老胡頭跟前）給你看！

胡 給我看？我不用看就知道，這不知道是跟誰家小豬官摔跌的呢？

鳳 摔跌的？你真會放賴，你把我按倒了打了一起又一起，一邊打還一邊說「你媽養漢，養活了你

這個醜犢子，一落草心眼就沒長正道！」

太 （聞言大怒）噯呀！我把你這個老王八頭呀！

（唱四曲）罵聲你這王八頭，打我閨女沒來由，

老頭小孩來打架，不知恥來你不害羞。

打我閨女不要緊，還要把我咬一口，說你奶奶不正氣，拿出證據來我瞧瞧。

胡  
(唱五曲)

要拿證件有有，你來看看我的牛，混身上下竟鞭花，牛毛掉了露出肉。

打的我老頭好心疼，打的我大牛直抖擻，

你把這牛牽回去，我上你家牽好牛。

太  
(唱) 不要光說那條牛，看看我這小丫頭，

太  
(接唱) 不要光說你閨女，看看我那大乳牛。

太  
(唱) 從今以後沒親戚，我的門坎你別走。

胡  
(接唱) 從今以後不互助，互助小組算到了頭。

(老姜頭上。老姜頭，四十七、八歲，身材魁梧，面瘦耳大，通天鼻子，目光閃閃有神，一看便知是個十分爽直痛快的人物，他身上穿了件被汗水濕透了的白布衫，腰繫黑色圍裙，赤足，手裏拿着種地的傢具，急急忙忙的走到老胡頭和老姜太太之間。)

姜  
親家！和你親家母吵吵什麼？

太  
你剛打山上下來，回家吃飯去吧，這裏的事有我一個人就行，不用你管。

姜  
(看了看老姜太太，沒有理睬，又轉對胡) 到底是怎麼啦？